

尤三姐殉情

紅樓夢選繪之六

曹雪芹 著
吳其柔 編
戴敦邦 繪



原著曹雪芹 改編吳其柔
繪畫戴敦邦 製作張藝非

尤三姐殉情

人民美術出版社





宁国府贾珍有两个绝色的姨妹——尤二姐和尤三姐，贾氏兄弟极为垂涎。这年，贾珍因父亲贾敬病故，停尸在铁槛寺，便借口府中无人，把继岳母尤老娘并两个姨妹接来照应，好趁机与姐俩厮混。

王熙鳳的丈夫賈璉得信，假裝陪伴賈珍，也搬來鐵檻寺。賈珍知道他看上尤二姐，自己與二姐混膩了，樂得讓給他，再打三姐的主意。没多久，在賈珍的撮合下，賈璉瞞着鳳姐，娶了尤二姐做二房。





新房设在小花枝巷。一天，贾珍打听贾璉不在家，便悄悄来向尤二姐贺喜，说：「我做的保山如何？打了灯笼没处找吧？」边说边向尤三姐使眼色。尤三姐绷着脸，一声不答理。

尤老娘見賈珍來了，忙叫人擺上杯筷。賈珍哪有心思吃酒，千方百計要引出尤三姐的話頭。無奈三姐一聲不吭。賈珍因尤老娘在座，也不好過分輕薄。





尤二姐生怕贾琏回来撞见，便推说有事回到房中。可巧贾琏回来了，两人叙谈了一会，谈到尤三姐，尤二姐不由滴泪道：「我算有依靠了。只是我那妹子……」贾琏道：「这个容易，不如叫三姨儿与珍大哥也成了好事。」

贾琏趁着酒兴往尤老娘房中来，一进门便命丫环拿酒，随即笑嘻嘻地说：「大哥为什么不和三妹妹吃个双钟儿？我敬一杯，给大哥哥和三妹妹道喜！」





尤三姐「呼」的从炕上站起，指着贾琏道：「咱们清水下杂面，你吃我看。你别糊涂油蒙了心。这会子你们哥儿俩花了几个臭钱，拿我们姐妹当粉头取乐，就打错算盘了！」

不等贾琏答话，尤三姐夺过他手中的酒钟，掀过来就灌，边灌边说：「喝酒怕什么！我倒没有和你哥哥喝过，今儿可要和你喝，咱们也亲近亲近。」





尤三姐索性卸了妆，穿着大红小袄，一叠声高叫：「请姐姐过来，要乐，咱们一处乐。你们是哥哥弟弟，我们是姐姐妹妹。」纵然贾珍、贾琏平时在脂粉队中轻薄惯了，这时也没了主意。

尤三姐嬉笑怒骂，村俗流言，任意挥霍，由着性儿拿贾珍、贾琏嘲笑取乐。弄得贾琏哭笑不得。贾珍却欲近不敢，欲远不舍，真是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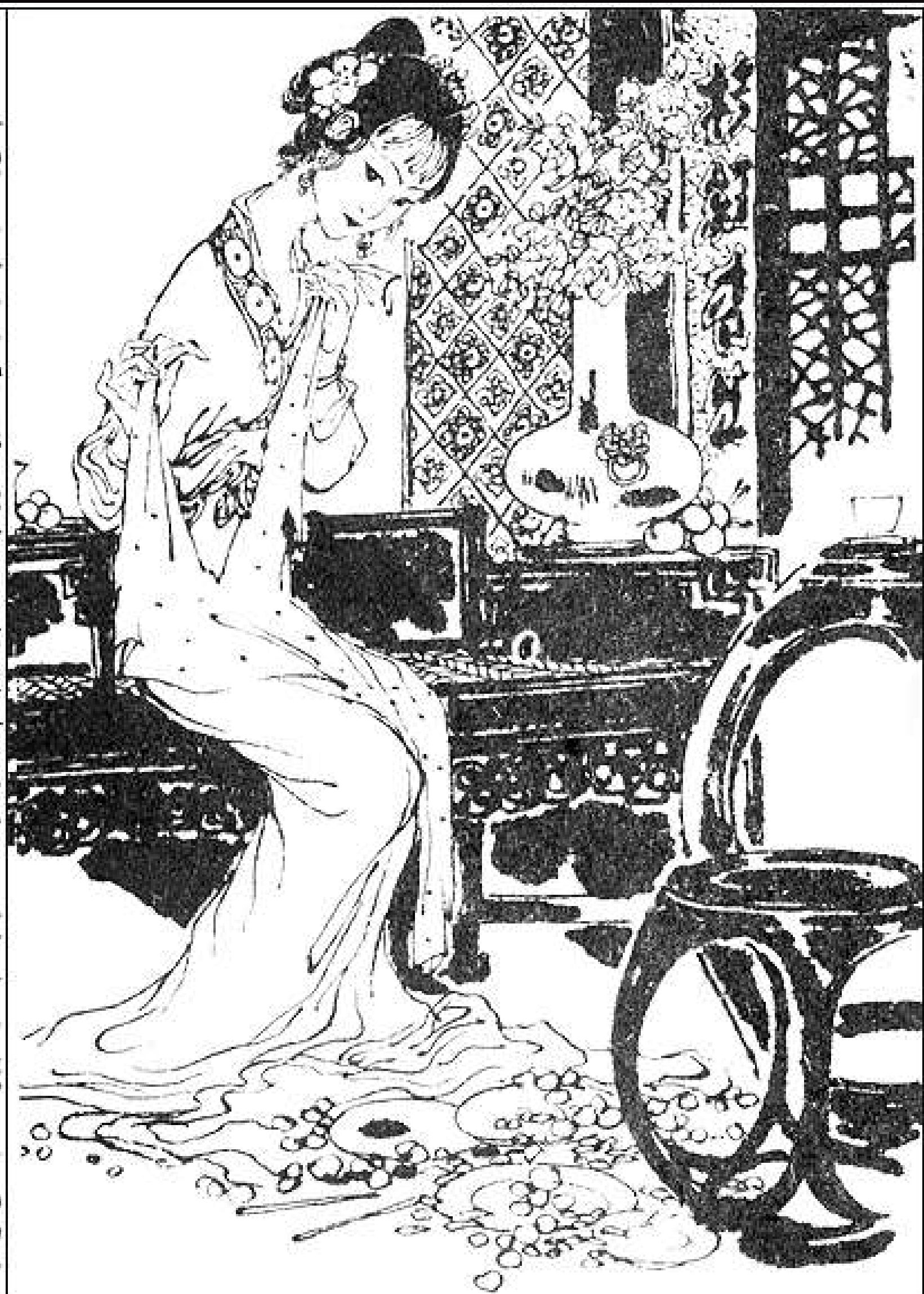


次日，尤老娘与尤二姐同劝尤三姐。三姐道：『妈妈，姐姐太糊涂，咱们金玉一般的人，能白叫他们两个现世宝玷污了去？』尤二姐流着泪说：『我现在总算有了依靠。妹妹也不能就这样下去呀。』

尤三姐越發冷笑几声，说：「他家那个王熙凤极厉害。如今瞒着，自然是好；一旦知道，势必要大闹，你是生是死还不知道，说什么靠山！」尤老娘和尤二姐见尤三姐不听劝，也只好由着她。



从此，三姐天天挑穿拣吃：打了银的要金的，有了珠子要宝玉；吃着肥鹅宰肥鸭；衣裳不如意，拿起剪子就剪，边剪边骂贾珍、贾璉黑心，欺侮她们孤儿寡母。



賈珍吓得不敢再進門。賈璉每日雖來，也不敢見三姐。這日，尤二姐要賈璉與賈珍合計，找個合適的人，把尤三姐聘了。賈璉道：「我回過珍大哥，他只是舍不得，叫我有什么法兒！」





次日，尤二姐囑咐賈璉別出去，备了酒，请老娘和妹子上座。尤三姐不等她开口，先自滴泪道：『姐姐意思我全知道，我所以破了脸，就是不让人家欺负。如今要办正事，非得我拣个可心的人才嫁。』

贾琏忙说：「这容易，凭你说谁就是谁。」三姐却只笑不说。贾琏笑道：「一定是宝玉。」尤老娘、尤二姐也都当真。不料尤三姐啐了贾琏一口：「难道天底下除了你家，就没有好男人？」





贾璉走后，尤二姐盘问妹子一夜。尤三姐起先不肯说，问急了，说：『横竖姐姐知道。』再问：才说：『姐姐不要朝眼前想，要朝五年前想。』尤二姐这才想起五年前的
一件事来。

五年前荣府的总管赖大做寿，请荣、宁二府亲友去看戏，尤氏姐妹也到了。唱戏的全是票友。其中一个演小生的叫柳湘莲，念、做、唱功样样好，扮相尤其好。尤三姐不觉看中了。



尤二姐想到这里，问妹妹她的意中人可是柳湘莲。尤三姐只笑不说。



次日，贾琏知道后，失声道：「此人萍踪浪迹，谁知他几时来？岂不误了大事！」二姐说：「三丫头说得出来做得出来，她怎么说，只依她便了。」





冷不防尤三姐跑出来对贾琏说：「姐夫，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，今日和你说了吧，姓柳的一年不来，一年不嫁，若一百年不来，我修行去。一句不真，就和这簪子一样。」说着，竟拔下簪子一磕两段。

不巧贾琏有事要外出，急忙中打听不出柳湘莲的下落。到了动身之日，贾琏只得上路，直奔平安道而来。





走了两天，迎面遇见一群人马，不想竟是柳湘莲与表弟薛蟠。贾璉大喜，一问，方知是薛蟠外出遇盗，被柳湘莲搭救。薛蟠感恩，与他结拜弟兄。此番回京，准备给柳湘莲置屋，再寻门好亲事成家。

賈璉听了越发欢喜。于是便把自己如何娶尤氏，如今又要发嫁小姨子一事说出来。柳湘莲听了甚是高兴，说等他探了姑母进京后再定。贾璉笑道：「你是萍踪浪迹，须得留一物作为定礼。」





了。

柳湘莲便把随身携带的一把祖传鸳鸯剑交与贾璉作为定物。双方说罢，各自上马去

贾琏至平安州，办完差事，提前两日打马回京，与二姐、三姐一见面，知道她们每日关门闭户，不闻外事。又听说自他走后，贾珍来过一两次，都被她们冷落而去，心里很是喜欢。



贾璉向三姐道：「三妹妹的事这次也办成了。」说着把路遇柳湘莲、如何定亲的事详细地说了一遍，并把那把鸳鸯剑交给三姐。



三姐一看，是两把合体的剑，一把上刻「鸳」字，一把上刻「鸯」字，冷飕飕，明亮亮，如两痕秋水一般。三姐喜出望外，挂在自己绣房床上，自庆终身有靠。





那柳湘莲迟至八月方才到京。他因与宝玉素日要好，收拾停当后，便来向宝玉打听尤三姐的底细。宝玉笑道：「你原说要个绝色的，如今得了，何必再疑。」

柳湘蓮再三探問，宝玉告诉他，这真正是一对尤物。柳湘蓮跌脚失声道：「这事不好，断乎做不得！你们东府里，只有那两个石狮子干净罢了！」宝玉听了涨得满脸通红。柳湘蓮方知失言。





柳湘莲越想越不妥，径直来找贾璉，谎称他姑母已先替他定了亲，特来索回定礼。贾璉十分不自在，询问再三。湘莲道：「请兄外室一叙，此处不便。」

柳湘莲来时，三姐喜得在后房偷听。听到柳湘莲反悔，她估摸是在贾府听了什么，把她也当作无耻之辈了，断然摘下剑，迎出来道：「不必议了，还你的定礼便了。」说罢，递过雄剑，泪如雨下。





不想，尤三姐一回肘，用那雌剑往颈上一抹，顿时血流如注，气绝身亡。尤老娘一面嚎哭，一面大骂湘莲。

贾莲也黄了脸，声言要将湘莲送官。尤二姐反劝道：「是三丫头自寻短见，送到官里，反倒生事出丑。不如放他去吧。」贾璉便放开手，命柳湘莲快去。湘莲却只是呆呆地站着。





等棺材买来，候三姐入了殓，柳湘莲在棺前拜了几拜，才大哭道：『我不知是这等刚烈人，真正可敬！是我没福！』

柳賈蓮哭了又哭，出得門外，越想越悔，竟用那雄劍將自己萬根『煩惱絲』，一揮而盡。從此不知他的下落。



◎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

◎ 寶釵撲蝶

◎ 黛玉葬花

◎ 襲人受寵

◎ 鴛鴦抗婚

◎ 尤三姐殉情

◎ 晴雯蒙冤

◎ 寶玉出走



紅樓夢

曹雪芹 原著

吳其柔 改編

戴敦邦 繪畫

張藝非 制作